

康對山先生集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序

兄德瞻先生遺集序

康氏諱阜字德瞻關中武功人也父曰平陽府君生
二子曰阜與海阜生十有九歲死死之日海纔生一
歲故弗能述其兄志焉又廿有一載海始讀先君之
遺書乃知兄善文辭也於是因母太安人平日之言
思有以傳述兄之文辭矣兄故有科舉文字數十百
篇及騷賦詩一卷先人命曰亡兒襍稿科舉文字今
弗述述其騷賦暨詩通百十二篇分為四卷其行已

之事志傳所載悉贅卷末然海所重其兄之文辭骨肉之際愛之道也百世之下其傳與否焉海不得而知也由今之所見兄之文辭蓋已燬然少儷已出入三唐振耀六代假之以年沈宋不足多也錄以俟之當自有采焉者矣正德二年秋七月戊辰弟海謹序

已丑燕遊錄序

予有別業在武亭川南漆之西澣命曰澣西別業日遊息其上客至則烹雞置酒張樂賦詩相與行樂垂二十二年或曰子之樂母已甚乎予應之曰夫造化假予以百年之生食之以五穀益之以五味亦云備

矣然年有齊不齊者其數之異不可得而齊也叔夜
欲生而被戮郊子苦疾而得壽稽諸往牒愴焉興懷
數命所在確不可易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
其外夫順理而往則裕而不勞俟命而行則達而靡
駭是以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
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則予之樂夫何甚乎戊子
之秋予訪羨陂先生於郟杜言古今之變豪俊之業
因與約為春中之遊乃後至華山而西過長安二三
子者其興勃然畢欲至矣於是歸而以書約岐風二
公比期則羨陂北山具以事輟而岐東子慨然先至

同徐得中居八日候諸子未至乃去而長安則惟大
微蒙溪與徐良弼晚方至與居數日登高眺遠息林
弄波景物不遺歡賞畧具或感時有賦興懷有作僮
子所錄秩然盈卷於是次其得之之序統為一帙命
曰巳丑燕遊錄羨陂子聞之取以追和其事因并錄
之如左

北上集序

余以乙丑秋九月廿五日發車北上由長寧趨興平
歷咸陽涇陽三原長安皆為親故拔留經月始抵華
州妻病留華州一月然後發然所過郡縣多故人親

識病者又時發作故又兩月乃得抵京師焉故所在
輒有作作輒附紙暇日搜錄之成卷焉命曰北上集
意以來日可考也

方秀才版屋詩序

儒者之道隨寓而可樂樂而亡所履非真樂者矣方
生嗜書慕道不求人知蓋二十載矣未嘗一日出門
戶窺問官府暇日與其友劉生學五字詩於居後作
版屋盡以所得者環壁書之曰吾以是見吾道爾予
向游吳越之墟見諸生肩輿擁蓋聯諸貴人借其導
辟亡有媿色也且洋洋然驕其里閭議其政事若分

定焉彼非方生之徒哉何所趣若是遠也彼亦嘗以
六藝之事為所以自樂爾奚不若生退然默也昔有
盜者聞人有言盜則赭然媿之有良人者雖加之盜
自若耳其生與彼之謂邪馮翊鄧可大忠信士也來
道生事請序故引而論之

彭處士輓詩序

處士之德生訓之於鄉人沒傳之於士大夫之作處
士於此亦極矣夫非處士之所貴也處士之貴在終
其身不可少有不潔約之於子孫宗族如是而已鄉
人之訓士大夫之所傳皆見之於此而人說者處士

豈曰吾如此乃可以聞之人而我傳也故曰非處士之所貴然則遂亡是可耶曰否有是人焉未有不傳者有不傳者則衆人之責也有十人者皆頑惡不肖以一人之不善告之必皆忸怩以媿其不善以一人之善告之必皆駭異嗟嘆以悅其善也況士大夫之族乎又况長者之道而士大夫之聞之乎故曰衆人之責也若子如濟物者則處士之所貴矣以士大夫歌辭之成也故某後識之

朝邑縣志序

余讀郡邑志蓋將極天下之撰矣然益繁而不能詳

晦而不能白亂而不能理焉此安在於志耶夫志者
記也記其風土文獻之事與官乎是郡邑者可以備
極其改革省見其疾苦景行其已行察識其政治使
天下為士大夫者讀之足以興為郡邑者讀之足以
勸而已然非以夸靈勝之迹崇獎飾之細也而撰者
之志每不皆若此焉且何以觀也朝邑令陵川王君
蒞政之明年以五泉韓子汝慶所撰朝邑志刻成謂
予宜序諸首予讀五泉子之志異而嘆曰嗟乎此吾
五泉子之所以為志也歟置縣沿革與山川故蹟官
署諸事惟歸諸總志此天下之所通冗而不能裁者

斯予之所謂繁焉而不詳晦而不白亂而不理者矣
今畢以反之矣名宦所以志其官師之行事人物所
以備其豪俊之餘烈恐猶有所遺而不盡也括之以
雜記開卷之際九川源改革之異文獻散失之舊皆
縷陳而無憾矣使郡邑之志皆若此則奚有不可也
王君名道字遵道作縣而能先事於此此可以徵其
政也

送劉思武序

劉使君者山東章丘人也慷慨有志節仕為河南同
知河南之人皆安其教不犯刑辟以勞同知之法乃

三載考績來京師故與使君厚者皆置酒餞使君十
一月五日首宴熊通政彥卿家酒既酣通政偁為聯
句詩以贈又十日王翰林敬夫又餞邊太常廷實曰
不可復用聯詩當各為體製夫使君之來也不愆于
民凡為郡者莫不舉訓之也吾弗能述焉且不有以
媿古人之義乎賓客曰唯唯既而成也賈翰林鳴和
屬予為序

送扶風楊侯北上序

楊侯之治扶風三年名實加于上下吏部以臺諫員
缺上聞徵取天下治行之優者三十有七人陝西惟

侯與宜川宋君預焉檄至將行百姓皇止擾也如失
慈母不能自寧或至嗚咽泣下夫去留之際觀察政
治者慎焉曰惟此真偽莫掩也而又詳諦諸久假驅
虞以要人者久則人將賤之故政之美惡因之以覘
宋武功之初去敝邑民惡者一而懷者九及其久也
其惡者亦懷之矣故曰公論以久而定楊侯將至扶
風過予與語言多長者予以為扶風將反手而治也
乃其時正值畿輔總制大臣沿村歷疇儻儻布德意
侯坐處堂上里保之長不敢欺負假借紊亂戶則公
賑之餘又伸縮勸相各和凋卹以全骨肉故扶風之

民無一莠者侯之恩也其他興行洗滌之事皆正大
宏偉難以槩舉予嘗私論關中守令侯當為首稱後
見南臯巡撫與毛范二巡按乃悉若予意奏薦之疏
稱侯之賢若弗容口比其行也民之怙戀又如彼蓋
信賞必罰之中每寓平易近民之意故綜理既嚴而條
理不忒身教之下民之觀感自有沛然而不可遏者
矣夫侯治扶風雖善一邑之事也行當列臺諫備法
從與

天子宰相論天下之政而天下之人又將與被堯舜
之澤也侯慎之哉夫不足于此或不能通于彼今既

足於此矣舉而措之又奚有不通者哉扶風諸生厚
侯之教有年與其司訓王君請予言贈侯因以侯之
已行者道之

送蘇榆次序

余以文章之士多乏器識好輕遽議論放乎禮法之
外恣恃其私意不可以入於堯舜之道日欲求得温
恭有容止能自志於長者之上不侮不教而心寔明
習者與為友焉可以使吾日聞所未聞久而通也或
可以油油然合於古人之道與堯舜之制不遠也然
有弗能焉日自以為怒然益不能乃曰夫斯人之徒

固數而後出者蘇君舉鄉試時余同與試與人曰蘇君文人也蘇君舉進士以使便道省母余與語語人曰蘇君見識人也然與吾所謂求之弗得者弗聞焉君今年來京師每與吾語皆淵然非前日也異曰何君之善變也曰君必有庸於世世之事必有賴於君居數月吏部以君為榆次縣知縣君欣然無難色其心下然若以為猶有所不勝也由小丈夫之行觀之將倖倖然破噐而廢席必曰我可以為臯夔稷契何以是辱我也古謂素位而行者豈君之徒邪曰君必有大庸於世世之事必有大賴於君蓋由斯行益能

以占焉既數日君奉母夫人往榆次君曰何以語其
然余不能別有所為也君暇日亦繼續其志而已有
所不獲必曰吾母廢吾友也是則吾語耳矣

贈谷侯序

關中之地號雄勝有佳山水者莫如西安數縣其間
風俗士習可以不為有司之所怒者數縣又莫如武
功然武功之壤北接甘肅東接京輔西接巴蜀雲貴諸
省自歲貢方物以上至賓使官府吏局往來歲無虛
日無遞夫以應無乘馬以馳民苦於供邊之役又多
不得致力於農終日以此役役於官由數縣之民視

之武功亦甚敝矣然令非有安靜之德則民亦無時以就敝故於其令之將至也惟恐亡得良令焉臨頴谷壽卿將令武功余與賈太史鳴和餞都城之外既酣且醉也乃書是以贈之

贈吳涇陽序

涇陽為西安劇縣政繁而道衝俗美而習敝民逐未平文者十九相趨為之令者亦已艱矣於是關中軌事之臣擇可以居是邑者莫如吳君乃自淳化拔之涇陽與涇陽相近諸邑聞吳來咸驥首跂足以伺窺涇陽而吳君不兢不綽旬日之間庶政以定紛者弗

惑難者就列匿者出散者集豪毅者吞祥順者紆貞
伺者遠吏循典則士懋修習則皆相視拊辟而相語
曰何我之弗為涇陽之氓其若此于于休休者何獨
涇陽然也又數月徧關中知名吳涇陽矣初君至涇
陽時予適往高陵訪呂仲水三原訪馬子伯循二君
子者咸稱不容口而予往返道皆由涇陽蓋已親君
之行事與父老之所誦說無殊二君子之所稱也馮
武功者君同年也因歸而語之馮君則歎服焉武功
之政先是亦冠弁關內者其所以歎服君要之有要
矣夫事以順集功以偽敗其訓甚迷不可易也故曰

言忠信行篤敬雖之蠻貊不可棄也蓋順則條理不亂而舉措罔惑示之以一而要之以二則民眩而莫承故政蠹而心勞刑罰不中拘檢弗獲此非百姓之罪也故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分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詩書所載豈不信哉故君子之於政亦惟求諸其一而勿雜耳予嘉吳君之已行能與此不謬而效應不爽乃知古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凡先人之論著不可不慎也御史傳君以君之治狀上聞天子涇陽士大夫庶民小子莫不欣躍愛戴以為茲所以酬答吳侯之用心而涇陽學官諸生既而又以學諭書來請

予言贈君其志以予為知君也於是以此歸之又因以告君曰君子之于事也修諸其在我者則業廣而聞長求諸其在人者則功多而効數君所以行乎其已者既已有然矣君不日將為

朝廷耳目之臣而民瘼吏治不已有間乎哉其尚以行乎涇陽者率而行之則君之德澤不徒加諸涇陽之氓而已矣君懋之哉

賀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晉溪王公平土
番序

國家封哈密為瑜關以西之外藩當時哈密既強又

受有

天朝顯封諸藩莫敢抗也逮成化弘治以來土魯番強噬諸番奪哈密逐其君積六十年漸不可制孝宗雖嘗命文武大臣興師問罪擣其巢穴矣王師比還而驕悍如故賞之不厭其心威之不致其畏固以執事諸公之過也何也

國家以一統之盛臣服萬方土魯雖強竊據西北一席之地而叛服不常如此我義未直兵則何畏我求方劇予則何恩是以信義不行綏靖無法徒雇廟堂籌顧之憂無補疆圉侵凌之患而中朝士大夫

又重聲譽而略綜核騰口說而賤事體故光蹈者少
浮夸者多遂使生靈厄於原野轉輸殫于道塗非軌
事諸公之過哉

天子嗣大曆服起前少師吏部尚書晉溪公于戎伍
改兵部尚書授以節鉞總督茲事公至萃邊方重臣
於帷幄而論之曰國之於夷狄固不可過撫以納侮
亦不可深拒以窮兵唯順則撫故賞斯恩焉唯逆則
拒故威斯畏焉諸君歷事既久顧不足以知其故乎
回鶻賈胡耳仰華夏以為利藉黃麝以厚生往昔侵
方物而紕信義勒貢獻以啓蠻羌吾輩固不欲仍乃

仆跡矣局求所以固圉息兵之道乎乃出其羈使納
其貢夷擊窺伺之惡示歸土之諭於是混淆者革扞
格者通方物無培克之虞勘報無稽留之苦觀其籲
天改過出印獻城則夷情大悅夏德丕宣可知矣牙
木蘭帖木哥土巴土魯番心腹瓜牙也皆望風歸化
畢命致身而六十餘年難制之虜一旦以笑談決之
固信義無紕于我而恩威允叶其心云爾當時執事
諸公何獨不若此哉嘗見甘肅鎮巡挽留之疏謂公
是非可否每明辯於經畫之時成敗利鈍不取必於
智謀之末敢於任事而行人所難行善於應變而決

人所難決遂能展布四體康濟一方斯實錄矣厥功
既聞

天子加公少傅兼太子太傅甘肅諸公因父老感激
之意地方寧謐之餘徵文賀公予不佞故即當時之
事所私見者與公之所已行者叙之後之觀者倘有
取焉可以知

國家之長計矣

送王侍郎序

正德元年夏五月甲申

天子聽政奉天門百工庶官咸抵咸侍戶部左侍郎

華容王公得告歸致宣謝

恩命百工庶官罔不嗟異曰公弘度博識受知

先帝維新之始正必有公以贊輔建正公乃務欲潔
已如天下何齷人康海聞之曰大臣之義以建正為
大以修潔其身為本夫事至無可逆見也況大臣之
位關天下風俗氣化之重苟一不潔於我則所以處
位臨事將拳拳焉惟人情之拂是彌即有周公孔子
之智亦日惟彌諸其拂而已凡公之所以懇切求去
皆以媿夫利其位而不急其意者也被將以彼所以
彌諸其拂者為能逆知後之所至可以終身其位而

不敗也公之去乃所以為義也於公何疑焉朝退凡
慕公之義者皆拜公之門望公之色陶然以樂無所
悔惜則又曰彼固無所慕於中者則何事彼復有可
尚也

國家有天下百五十年誠如斯人之風彼有官秩者
誰不以義激也越二十又六日庚午公乃啓行以歸
朝之縉紳大夫賤公都門之外執公之手不忍與別
其稱述之士皆謂不可無述相公乃又賦詩贈焉既
成屬康某曰若知公最深公去繫天下之望凡公之
行若宜序之夫公盛德大節著在人耳大臣去國者

由公之前不知凡幾人也以禮而去能使人嗟咨於朝高尚其志者由公之前又不知凡幾人也大臣之義顧公終始為備吾聞公有孫幾人子幾人皆讀書學文善有法則凡大臣之福亦顧有公備爾彼利其位而不識其義者雖其終身且未知也焉知其後之何以似乎苟聞公之風而悔悟之焉知後之所以有是人不由公啓之也是月辛未康某序

跋

題唐漁石雲南兩疏後

此唐子以監察御史巡按雲南時作也讀此二疏而

又逆觀當時之行事非守死善道執德不回之君子不可幾也

毅皇帝聰明寬裕有君人之大度顧崇遊畧細間為奸邪所乘褻弄威福流毒士類而又不自砥礪修飭惟是弭畏憤職故上虧國經下失道守而紀綱法度因以不若

祖宗之舊者不獨奸邪然也曩者客自雲南來云唐子巡按雲南綽有風度至要其事實則正此二疏所指顧予不得覩其文辭以快心焉乃唐子以提學來關中于是請而觀之三復輿感焉曰嗟乎天下固有

經雖大奸羣肆莫能變也至其締則隨觸而紊非可
憂者也故君子之責獨先守經經正則天下無不一
於正今之君子恤其緯而不求於經故往而蹠動而
豳非時之難所以處乎其時之難也錢寧事

毅皇帝寵璫避席卿相俛首聲勢所加不拉而靡賣
官鬻獄厥門若市當是時苟有所授莫敢弗應也况
蔑和為其義父敢當裂其書而力制其案此非守經
不惑明義理之分察執守之節必不能也鳳朝鳴父
子稔惡神人共怒積賂交權若援手足公卿覆論尚
多曲辭唐子以孤子之軀邀當萬里乃抗奏數回卒

允常刑孰不以為至愚然終寧之身無敢以禍加之者彼固知此之為經也君子之於事也守其經行其義而已矣吾義既正則小人雖欲肆其志意亦必以經為思以義為畏而不敢矣魏操以三分有二之勢而猶下意於儻存之獻畏其經也操之大無忌憚者是尚思畏之則寧之竊弄威德顧敢遽溢於操而弗畏耶予於此既以服唐子之氣足以有執於是而又以有以服唐子之識足以不惑於是因私識諸兩疏之後苟有觀唐子之風者將必興感於斯文焉

明妃寫召圖跋

藍王夫西過武功出此卷示予曰此明妃寫召圖圖凡十二人上一人榆禕翟冠一手指侍兒一手托几而坐一侍兒侍立看畫工畫工綠衣博帶持擘北向又三美人迤邐來一人以扇掩口而一人牽袂附語一人後行正簪一小姬抱象板隨焉傍又有二姬一立而持兔一插扇拽裾向執兔者姬後又有二人服如三美人方舁盤持盃至曲盡意度矣其榆禕而坐者蓋明妃畫工毛延壽雜記言元帝宮多美人令畫工圖之有幸則被圖以召故宮人率厚賂畫工明妃姿容超麗不肯賂畫工而延壽陰毀其狀後竟不得召

竟寧元年匈奴呼韓邪來朝帝以明妃賜呼韓邪召
入見之帝大悅業已以明字行遂不復留明妃而殺
延壽此即其事也夫明妃待詔掖庭時修潔自好以
為足以事君矣安知流徙遠裔與夷狄異種為伉也
士抱誠明忠直之心一為讒毀阻間不得售美於君
者何以異此哉何以異此哉

書朱子卷後

此諸公所以贈凌谿子守延平者也凌谿子在延平
能率循其行事使民淳俗美此於諸公之贈何愧
予得而覽之知諸公於凌谿子倚望甚厚夫士之有

志於天下國家者自其始學知道蓋莫不蚤作而較
思然能實加於躬行千萬不可一二夫君子之論不
自於天下學士大夫之行多逸於小人由是二者居
之不寔雖堯舜不能治天下此凌谿子將來之責倘
亦如諸公之望於延平否乎正德八年九月二十一
日志

對山集卷之三十四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碑

大明嘉靖平虜之碑

夫豐功鴻勳非淺計慧筭能建也故晁生獻策於西
京充國沈慮於剋虜非君臣和德於上未之能成也
明興百七十年制馭夷狄之策殷周所希覩也而近
者猾虜襲秦附邊之民歲被驅掠

武宗皇帝奮武致討矣而虜鋒未挫今

上嗣大曆服於是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楊公起督軍務遂有乙酉之捷楊公

徵還闕庭詔起兵部尚書王公代之公至一年為嘉
靖丁亥虜復入寇公曰嗟乎絃不更則音不調令不
更則士不奮虜所以敢長驅入寇者固以我為怯也
今不預為之計徒以坐待其歸而邀其後即其為非
勇如百姓何於是下令文武將吏分部扼塞馴練士
馬廣具餼糧以待其至六月辛未虜果由花馬池及
小蓋池折墻而入癸酉抵鎮戎所鎮戎操守指揮賚
瑞率所部官軍拒之值中軍都指揮李佐洎都督鄭
鄉叅將劉文副總兵官趙英李義統正奇兵至虜懼
分道北奔鄉等至細溝追及與戰大破之斬首九十三

級所獲馬匹器物無筭虜勢漸潰諸將復依分部追至哲思溝又戰又斬首三十六級而所獲馬匹器物益多是夜公火牌至調延綏都指揮卜雲相機策應而取寧夏總兵官杭雄嚴督參協等官魏錕沙金遏其歸路明日甲戌雲領遊兵徑趨青羊領按兵待虜虜至與大戰斬首九十五級值指揮李英千戶王縉徐堂各率所部喊殺虜後聲震原野虜益大恐乃四散走佐與諸將選精兵來追至五羊坊諸處會雄統錕及參將苗鑾夏欽遊擊將軍李勳守備都指揮楊和迎虜勦殺已斬首八十三級馬匹器物并青羊所

獲益多不可勝紀而墜谷渴水及餓死者十之七八不在是筭殘虜僅百餘騎奔遁出境而已於戲公之深計奇算如此而猶不自居曰此邊鄙諸將與鎮巡藩臬諸君子牽若德意之功也其所上捷書深言兵備副使秦溥練達變通規畫攻戰諸事及今日獲功官軍即前日楊公簡練將士謂成功有自尤非謾語傳所謂休休有容以能保我子孫黎民者非公之謂哉其各守分地協心追勦者又有操守指揮任傑李英符深云地方士庶咸請刻石以示永久蓋欲誦說天子神武聖文知人善任故王公克綏厥事奏此膚

功揆之古昔雖孝宣之任充國弗能加也海覩茲休
盛實踰前聞有嘉厥請爰勒斯銘其辭曰 惟皇建
極萬邦所望耀德遠古北蹟周商蠢茲醜虜順叛靡
常 皇赫斯怒九伐是張遴材選士其武湯湯起此
元老纘甫踵方匪怒伊教令不易行我士用奮時維
鷹揚天厭胡鷺欲滌其狂我馬旣同何需不戒殪此
群醜細溝之傍迤及哲思益仆且戕迓則值闕徃顧
速亡青羊之殲遂至五羊殘胡宵遁號跳慘愴仰瞻
神武如雷如霆邊民悅懌方內富強大小稽首頌殷
載颺

卷之二十一 三
天子萬壽永綏四方外患旣殄內治彌康大夫君子
盍思悠長循彼抑戒飭我戎行長子是率淺慧是防
翊我

皇度于虞有光敦彼古昔其道孔明我銘在石諦思
勿忘

嘉靖甲午平虜之碑

嘉靖十三年甲午虜酋吉囊盤據河套數年秣馬勵
兵將圖大舉入寇我邊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
史唐公與總兵官都督僉事劉文講畫戰守之法綏
急遠近部署咸定七月初寧夏報吉囊結營於花馬

池唐公下令曰賊寇延綏定朔將軍張鳳王之寇寧
夏平西將軍王效王之寇固原都督劉文王之其當
衝截突副總兵都督僉事梁震王之十四日己卯虜
由定邊乾溝剴崖擁入鐵柱泉劉文堵截不得犯固
原二十三日戊子乃從青沙峴入寇安會金三縣文
率所部叅將某守備某馳兵往赴明日乙丑戰於會
寧柳家營及葛家山斬其傑者數十人虜懼思遁文
曰賊歸必自青沙峴迤擊將軍李勲守備陶希臯可
趨青沙峴伏道以俟紅古城半箇城零賊之所必犯
指揮王縉可披兵截殺二城無事海刺都監池鳴沙

洲石溝可安堵矣八月四日戊戌虜果合衆出青沙
峴文賢戰當衝伏兵盡起復大敗虜衆而王縉於半
箇城與指揮田國亦破零賊前後斬首一百二十又
七所獲韃馬一百三十又二甲冑器械衣物一千九
百三十又七梁震與衆將吳吉守備戴經遇虜於乾
溝大戰破之斬首一百八十又五所獲韃馬二百又
四器物四千七百四十又七王效與副將苗鑾遊擊
蔣存禮鄭時又遇虜於興武營大戰破之衆將史經
劉潮分布羣州張年又從苗鑾擺邊遇劉文驅虜結
營北奔各哨奮勇而前前後斬首一百三十所獲韃

馬二百又二器物二千一百六十又六虜幸得及老
營晝夜亟遁故海刺都鹽池鳴沙石溝號青牛富有
之地雖具經行不敢正目視昔年駐掠幽隴而諸將
閉門籲天不能得一遺鏃何如哉十萬之虜經年在
於秣馬勵兵欲圖大舉二旬之內連獲三捷蓋維
皇上神武聖文知人善任故唐公得以悉心壯猷諸
將得以懋忠自奮爾語曰上下相須千古為難豈不
信哉唐公受命以來寒身僅四閱也斬獲虜首殆及
千餘威寧細溝之功北征以後謂為再見視威寧細
溝不知相去幾許

廟堂與本兵大臣必有休休之心翊贊

皇度者矣方諸簡冊周宣漢武不足言也邊方父老
以予撰碑叙述其事用告將來辭曰

惟明九葉篤生

聖皇允文允武帝德用昌因心私化寵綬萬邦內治
旣洽恩被邊防惠德有賚拂義必匡蠢茲首虜潛蠕
幽荒教旣未逮螫亦屢猖元臣若德述惠厥常盤據
河套未遂驅攘豈天厭逆乃爾乖方屢犯屢挫曾不
戒戍公用赫怒大伐斯張青沙之役易若驅羊興武
旣滅乾溝亦喪大舉反軼鼠竄惟囊恭惟

神武所向必戡况此元老維德之行弗崇虛譽克屏
謫狂稽助考勩咸協否臧元戎丕奮叅佐孔良節制
四載其武湯湯邪佞莫入夸毗是惶

皇心勿二公德愈光甲午之捷萬古所望後賢秉鉞
尚慎勿忘

野田先生碑

先生姓韓氏諱福字德夫其先天長人也始祖宗哲
有才畧元末嘗為長興侯賓客覘見

太祖知天命有所歸旣而去之曾祖弘從戎關中世
籍西安前衛祖瑛生父鐸鄉試舉人累官茂州知州

茂州娶趙氏生先生後以先生貴贈茂州為知府趙
為恭人先生幼而穎慧長而超拔以成化辛丑進士
除知滑縣嚴已正法滑用大治旋以憂去百姓戀戀
若失慈母後除知章丘治悉如滑三年徵為四川道
監察御史巡按宣大舉劾明允時望是歸陞大名知
府知府八年再入覲

朝廷以其治平為天下第一錫宴吏部觀者盈道皆
爭覩韓大名曰重生包老云陞湖江布政司叅政方
去則轉大理寺右少卿奉

敕總理直隸軍務馬政後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

撫保定等處地方弭盜安民今勘其比復

命總督蘇松糧儲未幾又

命山院管事時劉瑾方執事忤瑾下錦衣詔獄三月始釋後陞戶部左侍郎有會議先生惟以是非所在持論天下陰受其福者多矣俄

命兼左副都御史整理湖廣糧儲方綜理間值廟堂以遼東屯田清查失實於是又改

命先生往遼東事瑾率以指授先生惟不如指故瑾益怒先生遂免官歸此正德四年七月事也先是先生任湖廣黃緣者賂瑾則以先生封皮比行後一年

瑾伏誅竟以湖廣封皮坐累謫戍固原至今

上即位始赦還西安前衛在田二十四年康彊無恙
自檢益嚴士大夫庶民小子親就先生如有弗逮春
秋八十有一躍馬省耕捷於少年語稱仁者壽先生
非邪弘治乙丑冬予北上會先生於邢臺其議論皆
極當世之務綜理曲折無往不獲予始物色先生治
大名事其先有司嚴保甲教樹藝諸事則政得樞要
故每行必準

聖書所謂政平訟理吏畏民懷古之循良莫能及也
斯實錄矣張孟獨撰先生行狀言大名事甚詳蓋有

見之言非徒說也壬辰八月丁丑先生卒十一月已未合葬於吳恭人之窆禮也先生之孫生員詢長安佳士也予宿重之光宗嗣美當在若人因詢請為先生之碑故畧載行事系之以辭庶考德者不厭其繁而步武者能思其要辭曰維先生世之偉人厥藏允厚行方物憚位大弗究豈時命之使然抑在我之何咎水塔新阡兆同元媿履不愧心宜爾遐壽子孫振振具美且秀慶佑自天益遠益懋考德采休視在華

胃

平山先生墓碑

先生既卒之二十四年為嘉靖五年丙戌夫人聶氏以正月七日庚寅卒於家其第四子尚綱方起為陝西布政司左叅政聞喪於官即晝夜奔行歸邠海時以子婿之喪在華州見其匍匐哭踊拒膾粥哀毀過也與監察御史東君希宋勸之即別已去顧其痛深道遠心恒以為憂焉今年某月日子尚忠等將奉聶夫人之柩合窆於先生尚綱以書洎按察副使王君邃伯狀來謂海與交獨厚宜撰碑銘表諸墓石往者尚綱與海同舉弘治壬戌進士先生以其冬十月至京師海嘗親侍杖履觀其為人恭厚淵懿言章而理

道窮而遜以為非已所恒見繇是知吾尚綱所以尚
德跨譽為世名人者不獨其天資之厚也明年七月
十六日辛巳先生卒於家海旣以先生之行事銘諸
廣中矣然先生之名德巍巍在人南鄭與宜川諸生
有言及先生者不問及門與否皆歎息嗟悼以為世
安復有若人雖先生旣志於終身親身為高官豐爵
而世罔知名者其相去奚啻千萬哉夫位者所以因
德而功者所以施位也故君子之言不下帶而道存
歿世而名不稱夫子尚以傷之故崇冠大纓有弗貴
衿衣滿臚有弗御者凡以思令德之當終修名之當

樹也

明興百六十載位卿相陟顯傾者至不可以數計其
能為士大夫所知者僅十數人而平山先生之名徧
天下直可與漢之郭有道陳大丘比從方駕位斯亦
非古昔所云大丈夫哉聶夫人賢淑嚴慎克配於先
生修撰呂君仲木有志副使韓君汝楫有狀皆悉載
其懿德茲故以畧之矣銘曰 際維先生履素抱貞
哲範奕世至元乃荷上蔡不造擇此攸寧粵及四世
醇德是承蘊和毓祥先生以生弱冠炯炯三易用明
餘及墳典卓綽厥聲屢試弗售不愠益植太學授館

諸生所矜爰矜爰式上書

闕庭

皇志允協公車沮行奉檄南鄭儒學載興載興惟何當
岡勝其維伊何淵源是溘科第旣嗣性道克成翩翩
若羽勲伐是鳴爰及冠射古道允作改論宜川地遠
士寡絃誦洋洋自公之化為毋思東歸我廬舍諸生
嗷嗷泣涕盈樽棲蓬偃仰直躬多暇或詠或歌陶如
肥遁旣歷險夷乃迪綏順邦人小子景行靡鈍旣動
斯軌斯言斯訓聿思古人先生是信予旣克昌王用
丕奮邇光臨沂不殞屢聞平山之阡夫人是同子孫

繩繩世萬豈憫我銘不磷昭示永終

明封承德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馮公墓

碑

弘治時海事

欽皇帝歌湖馮子應祥以進士歷知河內欽而嚴聞
達於京師洎徵入為稽勲主事則與鄰人王九思及
海為友道誦古昔則法先王一時名大夫莫之能先
焉

毅皇帝初應祥迎其大人封主事公於官邸九思與
海日趨華焉聞其論覩其容質而有文簡而適理淵

乎若深矢乎若直浩乎若不可量蓋古之遺德也正德
庚子予罷翰林嘗遨遊三輔之間考往蹟眺名里數
獲拜公於堂乙亥之冬公乃以疾捐賓客矣嗚呼痛
哉世有哲人為民軌則乃不能碑之永享遺筭使賢
者承其式不肖者易其故豈非風俗之不幸哉往者
應祥以海為公墓碑海不敏嘗得君子之教於心久
矣茲安可辭於是述公之行事於碑曰公姓馬氏諱
倫字宗彞先世蓋高苑人祖道原孔武有力洪武時
從秦王就國後調西安左衛故子孫世為西安人
而居萊市里中道原生六子其第四子昇配戴氏生公

火而孤以卓犖自負馬氏故多俠西安人或多畏之
公獨耻之曰丈夫當以信義則於鄉人何區區若是
者故西安人咸曰宗彝長者不可不修問也公素愛
畜產而家或弗豐於是以前有易馬貨之即能裕用
不乏已而復自笑曰財取足用而已役役於此不亦
苦乎後亦棄絕不為公天性慷慨好義急人之難無
避水火實非利一錢者河州衛指揮金冕有急使人
挾二百金將有所遺而使館公家金未及遺而使者
留金於公以去死於塗三年公自齎予之封識如故
又一千戶某亦河州人自京師來至西安有罪亡去

以爲慶盛百金留公所亦久弗取公又自賣予之共
封題曰公氏云故兵部尚書河州王公居家不妄
宿東顧獨善與公接又遣與其諸子遊公舊守修道
王公以爲不愒於道以宗獎更之自爲說以贈公王
公嘗謂公曰及余老矣不知伴數年出金以息所得蓋
不細矣而計識不益此正其潛望耳王九思曰王公
振古之英神毅之臣也重公如此君子於是因有以
覘知公矣故西史著學士大夫近人長者無不愛慕
公顧與公遊非苟然同僚也公嘗每戴夫人誠孝也
至夫人以貞節自著而公能承其志歡老盡被旌顯

於井疆有榮擢焉西安人嘗論公之行事謂公性
快在無論尊貴人泊僉受與不樂受輒而道其是非
人猶有怒也公隨已而之又輒與好處之不紀其過
以此人愈益敬公故初相勉勵在恐有聞如此也公
生景泰戊午十二月二十四日壽蓋七十有八先配
安人王氏其先灤州人陽和衛百戶林之孫伯父榮
以才畧改西安左衛署鎮撫父貴借其兄來關中因
以安人可女德歸公云善事戴夫人得其歡心而公
之嚴教能無逆志則其貞順之性蓋有人人之所難
矣壽六十有一卒生男子二人長即應祥累官山西

按察司副使次應昌嗣於公德女子三人殷富張嵩
李蕃者壻也而嵩為河南府同知云孫男子五人平
咸寧縣學生中千辛午孫女子三人長嫁指揮龔子周
邦圻死改適千戶夏浹次適長安學生楊宗輝季未嫁
死曾孫子二人女子一人苗裔盛矣繼娶王氏亦先
卒又繼杜氏公卒之二年丁丑三月七日與王安人
合葬樂遊原新塋又七年海始撰碑刻諸墓左嗚呼
公之遺德顧此何能詳者然有求知公德於千百世
之下者其或可考於茲云爾辭曰 惟馬孟父世
篤其慶爰值其祥迺克有生是惟封公惟馬之光桓

桓高苑建此有宅克綏闕輔俾壽而昌孫子以強姓
右宗亢服此令名故墓累而崇根培而茂德之不爽
音之不戕毋謂奚當嗣於按察其光益長萬夫之望
樂遊之阡永惟公嘉亥堂闕闕神道克廣南山是瞻
從以孫子胡不萬年

封儒林郎翰林修撰呂公墓碑

公諱溥字某家世高陵人也其始祖曰世昌又幾世
至彬卿生八八生興興生貴貴生鑑鑑娶魏氏生公
及其弟博公長子柵者海友也海以柵友則數之高
陵因得數拜公親見其容貌聞其言論觀其行事知

公之宜有柩也公以正德丙子五月十六日卒於家七月九日葬於縣北祖塋當時柩以海為公墓碑海曜匪德不能昭述盛德揚著幽光故至於今始勉復於柩焉夫人子於所生者生也莫不欲其榮歿也莫不欲其哀言語行誼莫不欲其傳然虛誇鮮實人指議至矣尚奚言傳哉故海之自矢也不愛天下之不信吾言而愛吾言之不足以自信夫公鄉里恒人無麗辭輝藻以要譽文學無豐財崇職以驚炫流俗無竒節詭行以聳世習然海教言不置非所以私其所好也示天下以長者之道所以廣教布德懲勸浮靡也

海惟公朴實不華耕鑿飲食之外一無所為海不敢
輕誣之曰避世不仕也孝親友弟守身畏法處親戚
鄰里無所欺負治生期於僅足責人不為己甚雖傳
記所載典冊所訓何弗營哉此公之大畧人人易言
之人人不能為者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若公者於此道庶幾否耶公
羨髯鶴翰望之如神仙達識事體深計者莫能會其
意其指擇是非談述理義學者或鮮焉志稱其決魏
某詐嚇李縣判之事豈非其事實哉墨劉之闢墨嘗
謀駝其老病以償劉矣片言之間卻醜已闢生墨氏

長少蓋幾人也其後又解姪婦之死平劉李之怨訟
買田逋稅者官不能稽諸校冊以公一言而決縣官
定徭役辟於里書方伯至亦信以去公言諸富平道
中方伯即歸以正之其已此狄公居常惡衣糲食休
休自娛既受封貴顯猶着補綴履繩布終其身無怨
恫於人少日以大戶輸餉榆林同輸者為掩昧得貴
皆笑公歸無完錢乃同輸者發覺易子破產公獨安
居闔閭至今應輸者必自戒饒曰慎不可亡若晏也
間居嘗謂耜曰汝知仕之大本矣乎無他慎取與爾
有媿者無故而媿豈無所為也慨令友之寢疾經兩

歲杪晝夜侍不敢少怠或獲赦稍震猶厲色以貴曰
汝侍

天子側亦當爾邪病且革呼杻語曰汝受

朝廷榮寵他日當竭力報國無得自便宜咨稟汝叔
而行公所以愛其弟者死猶未已也暴聞高陵人言
公壯時父命為居室時於弟異公乃擇大木為弟室
弟讓公公曰安知為爾室也室成乃率以與弟配宋
氏潘府教授采公之孫女也采公愛其孫不欲與凡
子李州判者采公之友也公十五即為李所器曰此
大美弗與若身當與若子孫故采公因以孫妻公當

其時諸宋簿公貧也李君曰渠稍長豈止如爾家後
其言卒驗云宋安人既配公奉其家範事舅姑處如
如各得其道諸呂內外無弗悅者柵之少也安人壹
是以身教之凡枕簪刺繡故事必曰此賢此孝講說
大義澆醜不倦又恒誦其祖教授公之遺行以詔柵
故柵之所以為天下之士者其父母之教有然也公
生正統戊辰五月十四日春秋六十又九安人與公
同生生七月二十一卒弘治乙卯五月八日壽止四
十有八正德癸酉三月一日以柵封公為儒林郎翰
林院修撰贈宋氏為安人繼室侯氏亦封如安人焉

予三人相與三德戊辰進士第一官翰林修撰為
上經筵講官仲曰梓公歿後五年歿季曰栢縣學生
志弗忝兄二十一歲死女一人嫁劉孟陽孫子三人
田縣學生甸栢子留梓子孫女三人嗚呼其傳盛矣
銘曰 維呂氏世懋德蘊靈尚父啓齊爰有高陵世
昌孔武孫子是刑及彬鄉父高陵以興至於六葉封
君乃生纘此懿德厥宗用成篤生我友維邦之橫直
義庶孝公志斯承昔在壬申拜公於庭望之則嚴即
之則平溫公易簡若蘭_列之馨匪德曷求匪言孰明享
不盡孝德不媿齡遠近悲悼况云我情高陵之北實

惟廣垌建爾玄宅萬世之寧考光擣曜因勒斯銘

封奉直人夫南京吏部清吏司署郎中雙流

縣學教諭胡公墓碑

公諱士濟字澤民秦安人也曾大父鈞自某州徙居秦安豐財厚德人咸讓之生子海幼有大志未售乃躬耕於南垌之野休休然若將終身蓋古沮溺者流云子璉善文辭累舉不第仕為南陂知縣平以近民嚴以懲倣盜不涉境理不害稼民用又安九載吏部方以為良欲登用之顧懇疏乞歸有

詔嘉其去就特許之道過南陂士民攀送者相望於

道若失慈母雖傳記所稱且何以加焉生男子七人
長士源次士清次士溫次士潔次公次士洪什坊縣
知縣次縣學生士淳公生而穎異幼有大志獨為南
陂公所鍾愛及游縣學與其弟具以朱氏詩稱名關
隴聞岐山張君精朱氏詩偕往學焉得其傳以歸大
為提學副使浮梁戴公所稱然累舉不利遂貢於太
學方將友天下之士以卒其業值其配李宜人以病
卒京師不得已仕成都縣學訓導至成都教其諸生
立考起惰士用丕興貧者捐廩卹之賴以成立者甚
多有高文詹者蜀邸人與藩臣某交後某得罪蜀王

逮及文質公詰王言文質無罪王即釋文質一時撫
按藩臬皆禮重之乃又令署資陽縣教一如成都職
滿成都人士攀送者諸縉紳於玄都諸官寮於雲臺
諸士人於昭覺諸弟子於新都觀者群相歎息謂所
稀覯至今猶美談焉陞監亭縣教諭尋以內艱復除
雙流仍以教成都者教其諸生彬彬乎與他縣異兩
受臺檄攝其縣事民殊以為便已且人人自勵惟恐
弗馴無面見公所謂有耻且格非與正德戊辰子纘
宗以進士高等

詔刻其策

命為翰林院檢討明年己巳公推雙流職滿致仕歸
泰安戊寅以續宗封公為奉直大夫南京驗封清吏
司郎中先配李繼趙皆宜人今

上即位 詔百官父母既受封贈者其服色同子時
續宗知安慶府故又加公以四品服焉其生可謂榮
矣嘉靖壬辰四月壽八十又四卒於家續宗以山西
布政使奔喪歸已而從蹠來武功請為公碑以樹之
墓道海嘗於姻友張用昭氏得聞公之懿德若歸蒲
銘之金於子與憫盜螺者之欲悔其過而未逮數事
宜其子孫振振翼翼元宗邀德有如吾續宗也往歲

海嘗獲侍公之杖履望其容接其論逾於所聞多矣
備極榮養安享高年謂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正公之
謂乎李宜人闕子監生玘之女有淑德宜於公卒時
年三十又二蓋成化丁未也公生男子四人長即續
宗次正宗次可宗次在宗續宗初以檢討謫嘉定判
官陞董川州知州乃有南京吏部之

命尋知蘇州歷制江山西山東布政司參政乃陞今
職文章政事蔚然名世正宗以下皆學符舉思齊厥
兄女子三人長歸通判孫述先次歸義官董楚李歸
高第孫男子七人初禱被祕秩初皆讀書力學孫

女子一人尚幼未聘其疏昌矣海與鑽宗友善義不可辭銘曰 惟胡仲父其德克崇食不似德其後乃豐粵惟伯子靡愛希庸郁郁翼翼為時文宗光承帝賚尚弼丕功南垞之兆厥墳窿窿配以伉儷終古是同刻銘表墓用述休風

先公墓碑

先公諱健字自強上世河南固始人始祖諱政始徙來居武功長寧生子諱廷瑞為元興化學官關中學士大夫尊之為西原先生西原先生生子六諱世陸者生子二諱珙者生子諱汝楫初以縣學訓導碑為

燕府官後出為安岳令

太宗皇帝既靖難召為北京行部左侍郎賜

璽書留北京輔

皇太子凡北京事從所自行後

上累以論功當侯則固辭不受卒六年

上乃召其子諱爵與裡至曰昔侍郎有三子今何二子來諱爵對曰先臣中子年以賈出外不得奉詔

上乃以諱爵為上林監正裡監副而賜年千金錙數十千貫敕所在母稅關津吏母得詰察至

仁宗皇帝時侍郎始贈為資善大夫工部尚書而後

諱爵累官至中議大夫贊治尹南京太常寺少卿少卿取夫人李氏生先公始先公生時先尚書方在行部一日

太宗皇帝召先尚書諭曰聞先生生有孫此可慰老景矣已命左右記待長時錄用報先生今宜與先生賀乃賜宴及馬匹鈔幣若干又賜國師輪子曰善保護善保護先公生五年而先尚書卒及壯也又隨先太常居南京先太常卒也

英宗皇帝復大寶召錄先尚書子孫而先公以詔至送吏部見部尚書則由部用道入又長揖部尚書不

拜也尚書大夫怒欲竟不與官職部尚書不肯曰此
太宗皇帝所故命而

上以報尚書者乃請與通政司知事俾以祿奉祠尚
書焉先公為知事歸也又二十年病痿不履痿三年
也乃不起夫人袁氏浙江按察司僉事溥女柔順有
則宜於先公生子五人長曰子先君鏞次日銓又次
曰鋤曰鑾曰錦先公以已抱負關人不得施設自見
而家世膺受國祚又厚也於是日躬自督課使五
子各自治經舉進士故予先君卒時懇懇言先公謂
予小子海及諸昆弟之小子當廣志意成聞人以報

先公即否亦當必舉進士夫先公形貌修偉隆準而背聳言言沉厚有則宜人貴於世施設其抱乃淹晦之其終身至于予先君昆弟猶爲閉不發此其蓄何不厚也而乃如此曷也人嘗言先公通達世務雖古之名實者何不方也其孝弟忠信質直亮毅者何弗訓也文章稽古之事辭賦曲藝之細曷非可傳也然而終其身淹也斯惟予小子海日夜痛心亦終其身而不能忘也今小子海方圖永久於先君然宜先先公之事故摭述舊聞鏡諸堅石辭曰粵惟康氏世沐休祥裔本西周衛叔建邦繼戎承胤適有烈光惟多

令德固始是張洎宋中葉遷此長寧鼻祖丕奮爽業
斯昌五世慶積東里乃生輔弼

文宗宇內用襄功大不有五十而亡辭彼茅土世遠
逾芳太常是嗣其聲煌煌兄弟並躍大啓厥康迺及
我祖昭德彌長事業天裔孫子惟良似續無忝配于
周京履義秉節克光有

明若珠在澤若燾在堂有日咸覩奚動不滅未惟祖
德思念曷忘唐山之阡左右若防玄之較宥密可奉幽
藏刻碑述德世萬其承

明故康氏第四府君義官墓碑

府君諱鑿字振聲先通政府君第四子也初欲以戴氏禮奉鄉試後服賈為家業即號吾賈弘治末助金於邊為義官年六十二病腫卒初配南京高氏年四十五先卒有子三人泲縣學生浩辛未進士戶部郎中洋繼業為賈女二人長嫁學生張儒珍次聘郭氏夭矣繼配北京高氏生子河癸未進士戶部郎中歷充贛知府正德戊辰十月丁未與先高氏合葬此原從先公又二年繼室卒格窆附焉戊寅以浩實封主事二高皆安人銘曰生則孔昌沒則不忘刻此銘董大明故康氏第一子德瞻墓碑

第一諱阜字德瞻先君平陽府君冢子也幼善穎悟
強記能於辭賦詩人之事年十有九歲暴病卒先葬
近郊西原以多櫟葬者廼今改縣北鳳岡之麓銘曰
庶矣而遷維以子安胡不萬年

大明故迪功卽藁城縣丞康府君墓碑

府君者先通政府君第三子也諱錫字振祿少習蔡
氏書卒鄉試不第歲貢入太學除為藁城丞承三年
為長吏所惡罷丞歸婦九年廼卒春秋六十有九也
孺人甄氏故刑部侍郎某孫子一人淮正德三年冬
十一月葬此原相諸先公銘曰仕也弗志行也或窒

壽以克世

邵母沈夫人墓碑

沈夫人者故戶部員外郎邵公邦禮之夫人也父曰沈公諱海其先鳳陽人以功拜鳳陽守禦千戶所從某將軍戰白溝死之後遂落籍為鳳翔左陽里人至公乃起家為蒼溪主簿能幹而廉配董氏生女子三人夫人其季也性貞而敏精於女紅烹飪之事諸姑姊妹咸自以為不及沈公鍾愛之曰必不以嫁凡子後歸戶部公沈氏家人咸喜曰果若主君言得此佳壻傳夫人者戶部公之母也性甚嚴毅夫人事之獨

得其歡心是時戶部公尚為諸生也夫人日操井臼
夜事燈火以相之明年戶部公果以毛詩舉鄉試高
等連舉進士不第乃拜靈寶教諭迎其二親東就祿
養乃傅夫人益嚴戶部公事不容稟不敢輒行俸祿
所入雖微細必貯其所沈夫人一錢毋敢私用也乙
丑戶部公滿任仍舉進士卒不第沈夫人苦諫就選
曰幸舅姑及見失此雖第進士何益邪公慨然從之
四月入選拜潼川知州至家則其父馬龍公痿不履
矣乃奉傅夫人如蜀沈夫人愈益孝敬傅夫人喜曰
吾所以匍匐若是恐新婦不知處家泊守官之難爾

若此吾將安枕矣遂謀東歸以昇侍行明年昇舉鄉
試第一戊辰昇為公卿爭薦強為興平淡氏壻司禮
太監瑾者淡之諸父也時昇年少而弱辭不能免涕
泣從之君子哀其志而責其命焉然無非數也嗚呼
惜哉會公有松潘疊溪之績撫按交章上聞遷戶部
廣東司員外郎未行而馬龍公訃至戶部公三日勺
水不能下沈夫人泣諫之曰大事未襄毀瘁如此亦
不念母氏邪終喪之後瑾既伏誅

朝廷以昇無所預事赦為齊民戶部公益私悼惜以
為不幸亦成疾卒於家沈夫人命地叫天絕而復甦蓋

數矣乃容色日亦凋瘵或飲食遇戶部公所嗜者則
泫然出涕終日不食壬申傅夫人卒沈夫人哀毀過禮歛厝
之際躬必親又二十二年為嘉靖癸巳正月二十四
日丁卯夙興飲酥茶不快亟呼所親語後事明日戊
辰及夕而卒生成化丁亥二月二日戊戌享年六十
又七生子二人昇景并雖弗庸於時文章行誼足為
國光景壬午舉人才若其兄其所請又將以上酬父
兄不但科第也女三人俱嫁為士人妻景子延祐今
六歲矣為有孫也十二月四日壬申昇等將合葬夫
人於戶部公之窆以予銘其墓道銘曰

克孝克敬婦德孰競子成聞人雍秦之慶奚仕而膺
奚膺可並萃休拓祥猗與休盛葬王佳城下從文定
聿千萬年末綏閩令

王處士妻侯氏合葬碑

處士諱瑾字文德安邑連城人也其世德詳具呂先
生墓表處士雖守家人八業而孝友忠信之德內外誦
之正德乙亥二月乙卯卒享年六十有七妻侯氏處
士經之女有婦德處士宜之後處士九年卒享年七
十有六生男子二人世臣世相皆學生而世相受業
呂先生之門博學審明克篤踐履呂先生與予皆重

之嘉靖甲申五月丙寅合葬北郭新塋世相以子題
其墓碑銘曰德以訓俗配以比德合葬於斯永究安
宅

明奉訓大夫霸州知州劉君碑

君諱璋字尚德中部元村人也姑祖某元萬戶也生
潭潭生簡簡生君傑君傑生處榮處榮生準為縣學
生取折氏河南僉事婦女也生景為義門巡檢後封
彰德府知府取高氏泰陽知縣秉女也後封恭人生
三子長汝事家人業仲聰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檢
與高之封皆用其貴季即君成化乙丑封君掾順天

時八月十七戊辰君生府廨中長則勤學好問年方
總角補廩預試不第顧益克苦於學遂庵提學時重
之至正德己巳膺貢上太學矣明年庚午試順天乃
中鄉試高等甲戌丙子丁丑內外艱喪一遵家禮賢
者式焉庚辰子仕中會試君拜南和文縣至縣則旱
已七旬禱三日雨大至邢臺北泉水經南和故有渠
且廢君建閘開六渠灌之惟鹵地外皆受灌為良田
詳在穆大常伯潛記中均賦平役之法祛百餘年畿
內緣習之弊兼并之民沒齒無怨詳在南和文移司
牧者不可無以考也蓋圻內之民皆兵後徙山西民

填實其土著僅半爾又有墾荒不稅之令故田日增
賦日縮徙者若逃遺墾吞於富民幸有歸者田去賦
在則亟又逃去里甲遞陪訖無寧歲君計畝平賦撫
按用其法平真順廣大四府之賦此非司牧大事至
計邪縣賦凡供八倉各異價故里胥緣以為崇君通
計各倉之價若干準所賦平徼之豪右不得伸縮吏
胥無所用計其完納之易恒為郡縣先也馬政惟官
無點視俵烙之嚴百姓易子補倍君以時點視警惰
禁乘三年孳用蕃庶御史謝九儀丞薦於朝以勵馬
政民既服後史就典列乃修建廟學傍置祠祀禮讓

非與紘補攝作御史王道嘆其為良吏湛尚書元明
修建記呂侍郎仲木學記具載其事非循良不能也
辛巳迎

駕汝河沙河令無以措手委君予治之旬日事辦時
以為難嘉靖癸未考績受

勅命為文林郎乙酉陞霸州知州州邇京師民多豪
怙君治其尤者民用肅然州域九河歲苦涸潦田乏
西成故盜賊時發君緩征平後禁奢率禮民務本厚
生居然善俗治霸四年水患不作歲事咸稔人以為
君誠心愛民之應理或然也州北牛沱河數壞田潰

隄於北徙三十里遇旱則禱嚮應若南和丙戌子仕
以刑部主事審錄山西便道省君君教以母縱母溢
時稱平焉明年仕以大獄謫戍柳州君曰幸無恙嘗
益保愛以報君上後君與通判爭遂罷朔州歸治圃
橋山之麓為書屋游息其中君忠愍剛果遇事立辦
禮賢好義有古人之風初娶張氏壽官俊女也贈安
人生四男長仕累官刑部郎中次价先君卒次倬
秦府典膳次信次人四女子長適訓道張元傑次適
典膳馬鑄次適崇澤次適洛川學生王經繼娶李氏
吏日旺女也生三女子高陵舉人呂田南京通政馬

汝驥其塔也季尚在室孫男子五光裕光大監生光
亨光升光謙孫女子六曾孫男子三詭謨詔嘉
靖丁酉四月八日丙申君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九九
月任自戊所赦還以明年戊戌 月 日葬君黎原
鐵子平先塋之次以馬通政狀請予為君墓碑于曩
從君兄于彰德辱交于君義不可辭辭曰 伏羲之
宇光嶽氣完篤生碩人奕代所觀允矣唯劉實賢實
繁兄弟並起振翼秦關中丞太守蔡聞孔端繁君英
特君子是嘆方諸藜草厥美弗刊大音既逝子姓是
桓科第接武世鮮其班黎原峨峨君此蓋棺休風鴻

烈峙立若山千祀不泯諦我碑顏



對山集卷之三十五